



红旗如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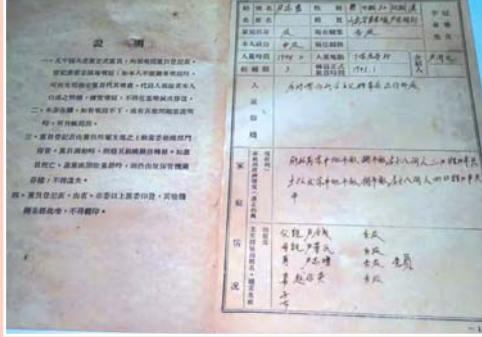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



2019年93岁的老党员毛连卿与作者



74年党龄的老党员孙振喜



老党员尹志贵1944年的入党申请书



2021年6月23日，在鲁东南，在距离济南300公里的大罗庄村，在本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，我微笑着站在门前，迎接来学习的党员干部。7年前的夏天，我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是作为省级以上主流媒体采访团的一员；我清楚地记得，一进馆，看到照片墙上褐衣土屋的老党员，我的心就怦一下加速，活动结束每个人站在镜子前自鉴时，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，眼泪汹涌。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感动，已经持续了7年。

东西？我们要不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？而它该如何定义？

到2014年的那个夏天，我觉得，我找到了答案。

薛贞翠1942年15岁时入党，到结婚时，已经是7年党龄的党员了。结婚前，她风风火火做工作，生活充实而愉快。结婚后，她遇到了问题：她的丈夫、丈夫的父母都让她退党。原因很简单：影响做家务。她抱着孩子开会，回家后，家门紧闭。她和孩子蜷缩在门口睡着了。第二天，丈夫家通知她：要么退党，要么离婚。薛贞翠很平静地回答：“就是去要饭，俺也不退党。”

在那一批老党员中，对当时的我，引起最强烈感触的，莫过于她。因为我当时最大的困扰，就是工作与照顾孩子无法兼顾，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。也是当代社会出现很多全职妈妈的直接原因之一，也是女性在当代所遇到的较普遍的社会问题。

薛贞翠的遭遇，又是多少女性的遭遇？女性的成长、社会属性，什么时候才不受到尿布、孩子的羁绊？为什么女性要成为自己，要行使最基本的工作权，如此之难？这也是我后来读到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、国家的起源》时，醍醐灌顶般狂喜的原因所在。

薛贞翠的这段视频资料，存放在本色馆里，当我在这里工作，济南的家里，孩子各种问题无法解决、无法两全时，我经常一个人打开这段视频，伫立良久。

棋山小河村老党员刘太花也是如此。16岁入党的她，还把自己的父亲介绍入党。她17岁结婚，在外开会，回家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：不开门。她就喊：“你们听着！就是死了，我也不出党！”那是1941年，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，家里的情况是：公是党员，丈夫的哥哥已经牺牲，姐姐也已经牺牲，代价太大了。是的，老根据地的人民，牺牲实在是太大了！此时她的公婆不让她再出去工作，可是她倔强地不答应。做军鞋，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，她总是几倍完

成。没有布料，她就使用自己家的床单、衣服。

什么是最后一尺布做军装，最后一粒米做军粮，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？这没有任何的夸大，这就是老根据地人民对党、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完全无私的支援。

张维兰，1944年入党。她的父亲也是共产党员。张维兰12岁就为党送情报，她把情报藏在棉袄里，过封锁线据点。她结婚后，就把情报藏在孩子的襁褓里。我问她：你不害怕吗？她说，要是人人都害怕，那共产党怎么办呢？

共产主义，这个词语在庸碌日常的生活里，已经离开我们多久了？我没有想到，是在老家的土地上，我听到了它。

在老家的田野、柴垛边，他们太寻常了；以至于在我生活在那里的那么多年，忽视了他们。不仅我，在这么多年里，太多人，忽视了他们，忽视了他们的光芒和价值，也由此承受了这种遗忘和忽视的代价。

还有一位叫崔立芬的老人，她并不是党员。共产党员王涛把孩子寄养在她家，粮食不够，她的奶水很少。她每次都先喂王涛的孩子，自己的亲生女儿饿得大哭。她对孩子说：我得先喂党的孩子，党在给咱打鬼子啊。

我也是母亲。那天我问自己：我能不能做到？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？答案是：党在给咱打鬼子。党为我们，我们为党。打鬼子，是大，是共同的事情。他们，就是从这个“大”出发，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

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不是从“我”出发，来考虑问题；而是从党，从事业，从“大”，来考虑问题。这个“大”是什么？“大”，就是崇高，是不汲汲于自己的个人境况，是融入党的事业，是牺牲与奉献……

我的外公商学周，1944年入党，新中国成立后进城工作，妻子在老家病重，托人带信让他回去，他正带人在全县架设电线，等他忙完工作回家，妻子已经去世。我曾经无法理解外公，工作比家人生命更重要吗？

有一天，我在一个叫许世斌的老党员家中寻访时，听他儿子说，三年困难时期，许世斌是食堂主任，他却坚持遵守规矩，不肯让病重的父亲先打饭。

在那一瞬间，我终于理解了我的外公！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回家？为什么拼命工作？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废待兴，因为他们是在用一颗颗赤诚的心，在为这个党，为这个他们用命捧出来的新中国努力工作啊！

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。

几年里，当我奔波在莒县与济南之间的长途客车上，闻着公共交通工具上各种混杂的味道，当我在宿舍里书写他们，蚊虫叮咬，虫声唧唧，支撑我的，正是这一点点可以被称为崇高的东西。

当我一个人在展览馆几层楼的空间里，用目光抚摸老人们的脸，我清楚地感觉到：我和这个馆是一体的。这就是我舍不得走的原因啊！

几年里，我切实地看到了在我脚下这片土地上，在今天的中国基层，大量普普通通的党员干部在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着；他们传承的，就是本色精神。老党员们创造的本色精神，在今天得到了传递和继承。

送走又一批学员，我在馆前抬头，落霞明亮，橙色的天空一片辉煌。正如今天的我，坚定、不惑、澄明、追求崇高以及践行崇高，格局与精神上的高蹈、超拔，的确能够带给人外表上的改变。它表现为：明亮、广袤、坦荡。这是我的切实体会与在我身上发生的事。

在我们向着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过程里，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、建设、改革、发展一百年之际，一个普通中国青年曾经历困惑、迷茫，并最终寻找到了这个方向与道路；我相信，我的困惑，也是很多中国青年的困惑；我走过的追寻的道路，也会是他们的道路，一个新时代青年的信仰之路。

姜成娟：莒县本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馆长，作家，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

□姜成娟

6月23日，莒县本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。这个下午，讲解员在为前来学习的党员们讲解，作为馆长的我，观察着大家的反应，在老党员薛贞翠的视频资料前，我的眼睛依然酸楚。我的眼光温柔地抚摸过视频中老人倔强、沟壑密布的脸，我热爱、理解他们，每一个。我几乎把一生最多的热爱，给了这个群体——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。

是的，我把自己最美好的7年时光，奉献给了“本色”，奉献给了这个群体。

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在广阔田野中的展览馆？

1949年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意味着什么？危险和牺牲。而农村里这些老党员的特征是，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9年之后没有进城工作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战功累累的他们一直在农村耕种、生活。他们之中，最大的官是村支部书记。他们在最基层，用衰老的身体，变形的手指，不

变的忠诚，维护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，巩固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他们的政治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；他们的社会身份是普通农民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于沂蒙老区的我，与很多同龄人一样，历经升学、就业以及在现代城市繁忙工作与家庭育儿之间的矛盾等过程。我开始思考，当代女性困境的根本源头是什么？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、国家的产生》指出：一切现代家庭都建立在女性隐形家务奴隶的基础上。那么，女性的解放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？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对于每一个在世界上活着的生命，意义是什么？

作为八零后，我们甫一出生，就与市场经济劈面相逢，让我一直在思考并疑惑的是：当很多人把占有金钱的数额当作了生活的目标与价值，当人们把这些指代了生活的意义，那么，生活除了房子、钱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活着的意义？除了房子、钱之外，还有没有一种可以被当作人生要义的